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

农伟雄 关健文

从“九一八”至“八一五”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战时人员伤亡 2100 多万,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中国之损失易被忽略“而又不易计算者,厥唯文化典籍之损失也”。^① 文化为民族之灵魂,日本帝国主义始终将“文化毁灭”作为他们征服中华民族的重要目标。本文根据史料,对日军摧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罪行作一概述。

一 日军炮火下中国图书馆的灾难

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从“九一八”开始就祸及中国的图书馆。1931 年 10 月,日军在哈尔滨市开枪射击,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书库中弹起火,大火吞没了整个书库,许多从关内辛苦征集得来的珍善本图书被焚毁。^② 这是史料记载的日军摧毁中国图书馆的第一桩罪行。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进攻上海时,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军 6 枚燃烧弹击中,大火很快波及附设的东方图书馆。该馆为我国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在 1906 年所筹建,前后入藏了绍兴徐氏熔经

①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 年 13 卷 3 期,第 22 页。

② 徐家麟:《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回忆》(通信),1966 年。

铸史斋、太仓顾氏谡闻斋、乌程吴氏秘籍楼和扬州何氏藏书楼等的大量珍藏秘籍,还有秦汉十印斋、张氏适园等的善本精品,还有入藏的全国最佳史志版本 2 万多册。该馆实属当时全国藏书最精、最富的图书馆之一。2 月 1 日清晨,入侵者又派日本浪人潜入馆区纵火,馆内中文书 268000 册、西文书 8 万册、善本书 3203 种 29713 册,还有何氏善本书 4 万册、罕见方志 2641 种 25682 册,共计 40 余万册图书尽为灰烬。^①

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多所院校及图书馆都遭到了日军炮火摧残:持志学院及附属中学的新建教学楼和图书馆、办公室等,全部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烧,所有图书 3 万册均遭焚毁;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被毁,所有公私财物及图书 4 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焚;中国公学的校舍及图书仪器,教职员、学生之行篋、书籍被焚无余。^②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它所加给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灾难也向全国蔓延。1937 年 7 月 23 日,天津市立图书馆遭敌机轰炸,炸毁馆舍 5 间,损失图书 5 万余册、报刊 50 多种。^③ 7 月 29 日,3 架敌机轮番轰炸南开大学校园,该校木斋图书馆在 1 小时之内被炸为“瓦砾场”,损失图书近 10 万册,其中有不少是珍善本。^④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时,100 多架敌机狂轰滥炸,市内各类图书馆有 173 所遭到严重破坏^⑤,总计损失书刊 40 万册。^⑥其中于

①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0 页。

② 王春南:《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 1 期,第 157 页。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 年 20 卷 1—3 合期,第 11 页。

④ 上海《申报》,1937 年 7 月 30 日。

⑤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 年 13 卷 3 期,第 21 页。

⑥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 年 13 卷 6 期,第 19 页。

1936年9月开馆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新馆舍被炸。^①上海最大的区级图书馆南市区文庙图书馆书库被炸毁,藏书5万余册损失近3万册。^②上海商学院图书馆于1935年落成,书库大厦高三层,藏书2万多册,主要馆舍被敌人炮火击中,除小部分重要图书于战前迁出,大部分书刊随楼毁于战火。^③复旦大学仙舟图书馆馆藏达5万多册,钢筋混凝土“工”字楼形二层宫殿式建筑被敌炮火所毁,损失十分严重。^④

8月15日,敌机轰炸南京投下了数百吨炸弹,南京市立图书馆书库同邻近的夫子庙被炸毁,书刊全部损失。^⑤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图书馆被炸起火,馆藏书刊3万多册和数以千计的生物标本被战火吞没。^⑥南京市中央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女子学院等一大批大专院校的图书馆也遭到严重破坏。^⑦同年10月12日,江阴县南菁中学图书馆遭敌机轰炸,馆藏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的大量宋版等珍贵图书1万多卷全部被焚毁。^⑧

日军占领南京后,为贯通南北战场,对陇海、平汉和粤汉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实施重点轰炸。开封、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图书馆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损失惨重。随着战场的扩大,日军轰炸地域也更加广泛。至1939年后,敌机甚至飞越高山屏障,轰炸甘肃、陕西、四川、云南、广西等地,使西迁之后的许多图书馆又遭到新的损失。有大量史料为证:

1938年4月10日,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敌机轰炸。5架敌机在

①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②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6期,第18页。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6期,第6页。

④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6期,第6页。

⑤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42页。

⑥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4期,第6页。

⑦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3期,第21页。

⑧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4期,第20页。

半小时内投下炸弹百余枚,藏书大楼霎时倒塌。该馆所藏包括岳麓书院之宋元版本在内的书刊4.8万余册一并焚毁,其中有珍善本图书2.1万余册。^①1938年5月22日,厦门集美学校图书馆被日军炮火轰炸倒塌,焚毁书刊3万余册。^②同年10月19日,敌机轰炸长沙,湖南省立图书馆定王台馆舍起火,馆藏5万多册书刊和30多种版片全部被焚毁。^③1938年7月1日,敌机9架轮番轰炸汕头市,历时2小时,汕头市立图书馆中弹,馆藏4万多册书刊焚为灰烬。^④7月,开封河南省立图书馆遭敌机轰炸,两栋主要书库被炸毁,损失书刊1.5万册、挂图5000张、档案300卷。^⑤8月,广西大学梧州校区被两架敌机投弹16枚,图书馆主要书库倒塌,损失书刊4万多册。^⑥安徽省立图书馆成立于民国元年,战前藏书达8万余册,1938年安庆沦陷时,馆藏善本书3万多册移藏省内数处,但均被日敌炮火焚毁。1939年底该馆在安徽西部立煌县沦陷时,全部图书被炮火毁焚。^⑦1939年10月甘肃省立图书馆被敌机轰炸,主要馆舍7间被炸毁,损失图书8000余册,期刊2.2万余册,日报6.7万份,珍贵的宋版《五经》、《四书》及明刻《甘肃通志》版片被焚85块。^⑧1940年8月22日,敌机轰炸重庆市,中央大学图书馆部分馆舍被炸,损失图书1万余册;重庆大学图书馆损失书刊3万多册;重庆各学校图书馆馆舍倒塌百栋以上,共计损失书刊超过15万册。^⑨1941年7月,清华大学图书馆西迁重庆北碚的分馆被敌机轰炸,珍贵书刊58箱被毁。^⑩西南联大图书馆于1940年在昆明建

①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第76页。

②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1期,第16页。

③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第77页。

④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2期,第22页。

⑤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1—3合期,第6页。

⑥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3期,第18页。

⑦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1期,第21页。

⑧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1—3合期,第11页。

⑨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年15卷1—2合期,第11页。

⑩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年15卷1—2合期,第10页。

成,1941年8月14日,日军出动轰炸机27架次,向图书馆投弹18枚,大书库被击中倒塌,损失图书几百册,阅览室的期刊被水淹而全部损毁。^①1944年,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被敌机轰炸起火,馆舍被焚毁,书刊损失20多万册。^②

据统计,仅七七事变后的一年之内,中国有2166所县级以上的图书馆遭到日军的轰炸和炮击,其中80%以上遭到严重破坏,直接损失各类书刊在800万册以上。^③由上述史料看出,日军狂轰滥炸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摧残是非常严重的,所及地域极广,除西藏、青海、新疆、宁夏等边远省份之外,我国大部省份的各级图书馆均未能免。

二 中国图书馆西迁途中的损失

1933年春,自日本侵略者占领热河之后,国民政府就指示国立北平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转移珍贵图书文物以避敌害。当时,北平计“迁移图书文物总共5批,达19648箱又62大包”。^④这是中国图书馆藏书为躲避日本侵华战祸的首次迁移。但全国性的图书馆西迁转移是在七七事变之后进行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图书馆工作者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场规模浩大的图书馆西迁转移。从1937年底日军攻占南京前夕开始,全国80%以上的公共图书馆、90%以上的大专院校图书馆都参加了这一行动。^⑤图书馆迁移的方向是西北和西南,主要集中于陕南、四川、云南和贵州。从1938年初国立中央图书馆西迁到达

① 吴晔:《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90页。

②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第84页。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4年18卷3期,第14页。

④ 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中华书局1946年1月版,第57页。

⑤ 徐家麟:《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回忆》(通信),1966年。

重庆至1944年止,东南沿海地区的图书馆迁往四川的有102所、迁往云南的有46所、迁往贵州的有27所(据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统计),此外更多的图书馆则就近迁往山区避敌。

图书馆西迁对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有重要意义,但西迁又是在日军侵略战争的炮火下被迫采取的措施,因此它完全不同于和平时期的迁移。沉重的图书和落后的运输工具,加上敌人的重重袭击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整个西迁工作遭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大批图书在西迁途中又遭到严重损失。

1937年10月,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在青岛沦陷前西迁四川万县。途中火车遭敌机轰炸,损失图书100多箱,其中有不少是西文原版书,中文书占1/3,珍善本书在1万册以上。^①同年底,复旦大学图书馆西迁时运出图书365箱,途经江西萍乡时遭敌机轰炸,4个月后到达重庆北碚时,发现有34箱书遗失。^②1938年12月,河南大学图书馆由开封南迁信阳鸡公山,1939年初又迁镇平县,后又迁嵩山县。迁移途中遭敌机扫射攻击,损失图书60多箱。^③1938年11月,武汉大学图书馆第一批西迁图书到达宜昌时,遭到日机轰炸,运书的木船被炸沉,141箱图书沉没江底。^④1939年2月4日,4架敌机轰炸万县,又炸沉运送第二批书的一只木船,损失书刊50多箱。^⑤广东省立图书馆战前藏书3万余册,其中1/3为罕见的珍善本,1944年由粤北疏散至粤桂边境时,运书船只被敌机击沉,损失书刊15639册,报纸63种,档案3箱。^⑥

图书馆迁移的主要方向是西部山区。就一个省区而言,是避开

①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1期,第20页。

②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4年18卷3—4合期,第12页。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年14卷5期,第19页。

④ 《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L—7—1939—36。

⑤ 《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L—7—1939—3。

⑥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4—6合期,第8页。

沿江、铁路沿线,迁至偏远山区;就全国范围而言,是由抗战前线、沦陷区迁往大西南。一般来说,迁移道路十分艰险,天气变化无常,爬山涉水为常事,因此经常发生事故,使图书遭受损失。

厦门大学图书馆于1938年春将全部馆藏的1/3迁往闽西山区长汀。途经汀江遇洪水,有53箱图书被冲走。^①同年12月,武汉大学图书馆西迁途中,载书的木船在三峡巴东县境内触礁沉没,淹没图书88箱,损失书刊2万余册。迁至四川乐山建馆之后,由于无法开箱上架,又有1.3万册图书霉烂。^②1944年春,广西南宁图书馆奉命西迁百色山区,途中因山道艰险,有几十个书箱掉下悬崖,损失书刊2万余册。^③同年5月,广西大学图书馆西迁榕江遭山洪冲击,损失图书2万余册。^④

战局的莫测又造成西迁地点的多变,致使联络混乱,运出的图书有很多未达目的地就已散失。

东北大学图书馆九一八事变前藏书已达10余万册,事变后南迁北平,途中丢失书刊200多箱,到北平时只剩下6万多册了;七七事变后再迁陕西,运出近3万册图书,到陕西时只有2万余册了;1939年又被迫迁到四川三台,全部书刊已不足1.5万册。^⑤中央大学图书馆1937年10月奉命西迁重庆,刚抵武汉又南迁岳阳,转长沙,最后迁入四川,中间数次变更地点,托运的书籍中有25箱下落不明。^⑥浙江英士大学图书馆1938年底开始西迁,至1940年后又迁移5次,250箱书籍损失近100箱。^⑦

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绝大部分图书馆都加入了西迁转移行列,但由于时局的紧迫,能迁出的书刊也只是极少部分而已。例如

①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1期,第20页。

② 《武汉大学图书馆西迁情况》,武汉大学图书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7-38。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4-6合期,第10页。

④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4-6合期,第8页。

⑤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1-3合期,第9页。

⑥ 徐家麟:《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回忆》(通信),1966年。

⑦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2年17卷5-6合期,第3页。

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全国馆藏最丰富,也是最早迁移的图书馆,但迁出的图书最多只占馆藏的 1/10。相对而言,高等院校图书西迁的数量较多一些,总共迁出图书 1107478 册,但未迁出的仍有 1923380 册。^①这样,随着国土的沦陷,图书馆设施及未及迁出的大部分馆藏书刊便被日军轻易占据了。

三 日军对沦陷区图书馆的占领与破坏

日军为使中国彻底成为它的殖民地,而严密控制沦陷区的文化机构,占领图书馆便成了他们的重要目标。那些未及西迁的图书馆在日军的占领下饱受蹂躏之苦,有不少被改为军事指挥机构、兵营、仓库或伤兵医院等,有的甚至成为关押抗日志士的囚室。

1931 年日军占领东三省之后,东三省陆海军图书馆被日军占为兵营。^②该馆是 1910 年东三省督军徐世昌等人捐建的,“凡关于军事、学术之国内、外图书,无不搜罗购置,供军人研究之需”^③,是我国图书馆史上第一所专业图书馆。

北京大学于 1937 年 8 月被日军占领后,图书馆主楼——红楼一度被改为囚禁抗日爱国青年的牢狱。馆藏中,伪新民会拿走政治书籍 126 种;日本宪兵将俄文书 3700 多册和杂志 136 种掠走变卖;伪教育部也夺走社会教育期刊合订本 248 册。1938 年日伪又查禁没收了馆藏图书 3000 册。被敌人取走、没收的书刊有《国民政府公报》、《法令周刊》、《教育部公报》、《行政公报》等。据 1938 年秋核记,此间全校财产被毁达 60 万元之巨,而其中损失最多的是图书。^④

清华大学图书馆于 1938 年被日军改为战时外科医院,阅览室

① 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第 57 页。

② 徐家麟:《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回忆》(通信),1966 年。

③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第 35 页。

④ 吴畴:《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第 95 页。

变为病房,书库成了手术室和药房。1940年8月,日伪将该校图书馆部分藏书移交日伪占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近代科研院所和伪教育总署等处分藏。从此,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荡然无存。该馆损失中最为珍贵的是一套中国近现代史档案稿本计1万多册。^①

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创立,战前藏书达20万册。1937年9月被日军占领。敌人在门前挂出招牌:“支那人禁止入内,入内者严惩。”^②

北平市立图书馆于1938年8月被日军占领,日军的一个中队驻扎馆区。自沦陷后该馆四易馆长,馆藏7万册图书被清查过3次,并将有反日内容的书刊焚烧两次,2万余种图书和几百种期刊被盗卖。^③

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上海最完备之工程专业图书馆,建筑宏大,所藏中西文图书各万册,自上海失陷后,全部馆舍均被日人所设之同文书院占用,馆内设备、书刊亦遭劫夺。^④

1938年底,国立武汉大学被日军占领,日军除抢掠图书馆未及西迁的书刊外,还一度将图书馆主楼划归“华中皇军东湖疗养院”。^⑤

北平政法学会图书馆在1941年被日军占领,该会图书馆5万册图书被伪新民学会运走,馆舍被改建它用。^⑥

广州沦陷后,中山图书馆被日敌占为“日本海军司令部”。1945年初,日军将一部分馆藏书刊(1500种3.2万册)在广州和香港拍卖。^⑦

在沦陷区,图书馆受到敌伪政权的严密控制,在一些重要图书

①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年14卷3期,第12页。

②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2期,第8页。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1—3合期,第12页。

④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4—6合期,第11页。

⑤ 《西迁以后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L—38。

⑥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4—6合期,第11页。

⑦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第66页。

馆,或派敌伪人员直接主持馆务,或由日本文化特务充当顾问,将图书馆“易帜”,改挂敌伪的牌子。

1932年,日军和伪满当局将建于宣统元年、藏书近10万册的辽宁省立图书馆改为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①1934年,伪满当局将奉天文溯阁和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图书馆合并,挂起了国立满洲国图书馆的牌子。^② 据统计,自伪满傀儡政权出台之后,东三省地区被改挂伪满牌子的图书馆有:黑龙江省4所,间岛省5所,北安省5所,通化省4所,三江省4所,安东省4所,牡丹江省3所,奉天省27所,滨江省4所,锦州市2所,热河省2所,兴安省2所,“新京”特别市3所。^③ 此间,日本全国图书馆第31次大会竟然移至中国长春召开,会后日人仙田正雄在《图书馆研究》第10卷中发表文章,公然将中国东三省的图书馆列入日本国的图书馆统计数字中。^④

七七事变之后,关内的一些著名的图书馆被日军占领之后也先后改名易帜。

江苏省立图书馆1939年被伪维新政权改名为南京国学图书馆,1940年3月又被汪伪政权改名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该馆书刊被敌人劫掠了大部分之后,空出的10多栋馆舍成了日军新兵兵营。^⑤

国立北平图书馆西迁后,原馆舍在1937年10月被日军占领,未及运出的图书全部落入敌手。1942年1月,日军同汪伪政权一起,派出日本专家4人为顾问,将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⑥

①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第63页。

②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第144页。

③ 《申报年鉴》(1944年),申报出版社,第1259页。

④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第74页。

⑤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年14卷2—3合期,第18页。

⑥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1—3合期,第12页。

另外,沦陷区大多数图书馆被日军强占后,原工作人员大部分离去,而被日本人聘用的那些人员根本无意管理,因此馆务普遍中断,大量书刊被拍卖,甚至用来引火烧饭,至于霉烂、丢失者更无人过问,故沦陷区图书馆受到极大损失。

北平沦陷时期,在日本人占领下,松坡图书馆损失图书 3.3 万余册,期刊 150 多种^①;北平师范大学损失书刊 3 万余册;北平大学工学院图书馆损失书刊 19960 册;中法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 17588 册;中国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 195536 册;朝阳学院图书馆损失图书 25110 册。^②

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被日敌占领 8 年,图书古物被洗劫一空,损失图书 5 万多册,其中外文图书 1 万册、中文期刊 240 种、各类工具书 86 种。^③

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日军占领期间,书刊被盗卖,版片被敌人烧火做饭。据统计,该馆未及运走的书刊有 9034 种 68977 册,战后清点尚存 6996 种 56179 册。共损失书刊 2038 种 12798 册;战前馆藏版片 188 种 74086 片,战后尚存 110 种 40289 片。^④

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图书馆被日军占领,全馆 25 万册书刊西迁时只运出 284 箱 8 万余册,所剩 16 万余册落入敌手。^⑤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岭南大学图书馆寄存于香港文化研究室的书刊 1.1 万册,内有《大清实录》抄本 1200 册,全部散失。寄存于香港分校的珍善本书刊 6 箱和明刻本《金瓶梅词话》、罕见的明刻广东地方志 16 种也丢失了。^⑥

日军在沦陷区对图书馆摧残,最野蛮的手段是“焚书”。他们将

①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 年 14 卷 2—3 合期,第 18 页。

②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第 143 页。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 年 20 卷 1—3 合期,第 11 页。

④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 年 20 卷 1—3 合期,第 10 页。

⑤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 年 14 卷 2—3 合期,第 7 页。

⑥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 年 19 卷 4—6 合期,第 11 页。

馆藏书刊中凡宣传爱国精神,反对日本侵略的书刊,统统剔除,付之一炬,而易以鼓吹“中日亲善”,宣传奴化思想的书刊。据统计从1932年3月至7月,日伪从东三省图书馆馆藏中,剔出了有关中国历史、地理、语文、政治的“违禁”书籍650万册以上,全部予以焚毁。^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文化发达的城市沦陷后,日军甚至将1937年以前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都列入“违禁”的范围之内,仅在华北地区就焚烧了65万册各类“违禁”书刊。^②

沦陷区的图书馆在日军占领之下,任其宰割,灾难重重。据战后教育部北平办事处的一份报告说,该市接收社会教育机关共245处,但大部分“校舍倒塌,书刊散尽,仪器毁坏”,“清华大学校舍损失严重,图书资料和仪器设置损失净尽,恢复极其困难”。^③至抗战胜利前,沦陷区很多图书馆皆名存实亡了。

四 日军对中国珍善本书刊的掠夺

日军对被占领国珍贵图书文物的掠夺早有既定政策。远在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日本政府便根据宫中顾问九鬼隆一关于《战时清国宝物收藏方法》形成了《敌产管理法》,规定对被占领国的图书文物的“收集”,必须在陆军大臣或军团长的指挥下进行,图书文物一旦送到兵站,立刻运回日本国内,入藏帝国图书馆或博物馆。^④在日本政府掠夺政策的指导下,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每侵占中国的一个地方,便大肆劫夺那里的珍善本图书。其手段有二:

一是由文化特务提供明确情报,占领之后便派出武装人员直接掠夺:

① 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7页。

②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③ 王春南:《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1期,第157页。

④ [日]松本冈:《掠夺的文化》,《SEKAI》(世界)1992,10,第254页。

1934年2月,日军将沈阳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1万多卷劫往日本。^①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一份清宣统年间绘制的《俄蒙边界图》,为该校明史专家孟森教授所发现。孟氏特撰写《宣统三年俄蒙界限图考略》一文,对此图的绘制过程及有关资料作出订正。1936年5月,日本人曾以“东方文化委员会”的名义向北京大学图书馆“索借”,但被拒绝。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即明目张胆地派宪兵持枪抢走这张珍贵地图,并威迫孟教授对地图作出考证。^②

1939年底,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书101箱,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西迁,原计划途经粤汉铁路转香港、河内至昆明。在经河内时,日军得到消息,将这101箱图书全部掠去,这批图书2.2万册,内有许多珍善本古籍。^③

1940年中央图书馆在上海等地购得珍善本图书110箱,太平洋战争前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日人藤蜂治偕同日军数人到冯平山图书馆,他们上三楼看到了中央图书馆准备寄往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代存的这批图书。1942年2月上旬,日军调查班班长宫本博少佐等人来馆抢走了这110箱图书。是时中华图书馆协会寄存在该馆一楼书库的约300箱图书也被运走。日军在箱面上写有“寄东京参谋本部御中”的字样。^④

中国的私人藏书家,多为世代藏书的大家,且多分布在江浙一带。他们所藏图书之珍贵连国立图书馆皆不能与之相比。对此,日本文化特务了如指掌,在占领这些地方后,日军便大肆掠夺。

南京藏书家卢冀野书楼藏书1万多册,且多为珍善本。南京沦陷时,全部藏书被日本人劫夺。另外,该市大石坝街50号石筱轩藏

①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第62页。

② 吴崑:《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第90页。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4—6合期,第5页。

④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41—842页。

书楼也遭日军抢劫,珍善本图书4大箱、字画古玩2000多件被劫掠。^①杭州大藏书家王绶珊的东南藏书楼收藏的图书价值百万,名震江浙。1935年王曾托人在北平收集宋元明版本书和各种方志达3000多种。“其选择之精为全国之最,有近40种是元孤本和明抄本,弥足珍贵”。^②杭州沦陷后,东南藏书楼也遭日军劫夺。1938年9月,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被日军持枪抢劫,抢走珍善本图书1000多种3000多册。^③1939年10月,苏州潘氏滂喜斋入藏的元代刻本3000种约5000册被日军劫走,书楼被敌人放火焚毁。^④浙江平湖地区,向为我国私家藏书之中心区,一家藏书每每价值十万百万,日军占领之后,图书被敌人全部运走。苏常一带,私家藏书的损失更无法估计。据逃难来沪的人云:“沿途帆船不断,满载的却是文化典籍。日军站立船头说,中国不肯赔钱,将以物资抵价。”^⑤

其次是对被占图书馆藏书的劫夺:

1937年8月3日,日军50多人闯入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将该馆蒐集多年的北洋时期的图书资料暨档案1万余册(件)全部掠走。^⑥

1937年8月,北平古物陈列所被日本宪兵30多人强占。日军命令该所人员交出全部古籍文物。日军连夜赶制大批特制书箱,几天后将这些古籍文物用火车运出关外,约有三四节车厢。^⑦1937年9月,燕京大学图书馆被日军占领。待1940年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接管时,发现该馆绝大部分书刊已被日本人运走,估计有5万

① 王春南:《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第165页。

②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3期,第22页。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4年18卷5期,第12页。

④ 徐家麟:《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回忆》(通信),1966年。

⑤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3期,第22页。

⑥ 同上。

⑦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2期,第19页。

册。^①

1937年10月12日,日军约50人持枪进入沪江大学校区,强行搬走该校全部藏书,装上两辆卡车运走,大量的科学仪器及资料一同被劫。^②

中央图书馆西迁时择重要书刊装成263箱,最后只运出130箱。未及运走的书箱皆被日军劫去。^③

1938年4月1日,日伪武装人员约50人开车到江苏省立图书馆,宣称:书为逆产,今东亚和平,文化大同,书刊应集中一处。随后强行抢劫了该馆藏于龙蟠里的一批宋元明善本2000多种,3万多册。这些书先被劫到笠桥镇地质陈列所,后来大半被运往日本东京。该馆所藏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8宗及未整理的60大箱亦被日军运走。该馆寄存于苏北兴化的明刻丛书地方志3万多册、馆印馆藏稿本5万多件,1927—1937年的各种日报1894大册等也被日军运走。^④

1938年10月,省立浙江图书馆杭州总馆及孤山分馆的一部分珍贵图书,如石印本《图书集成》、《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各种中外文杂志、日报合订本等数十万册,以及浙江省全套地方志近2万册和珍贵版片2000多张、淳化石刻163块等,在杭州沦陷后均被日军劫掠。^⑤

1938年底,日本宪兵占领武汉大学图书馆后,用20辆卡车将该馆存放在汉口特二区货栈中的600箱书刊劫走,最后运往日本,损失图书约计6万册。^⑥

广州市立图书馆战前藏书达40万册,其中多属近代文化典

①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2年16卷5—6合期,第70页。

②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4期,第4页。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2年16卷4期,第10页。

④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年19卷4—6合期,第14页。

⑤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第163页。

⑥ 《武汉大学图书馆西迁经过》,武汉大学馆藏档案,档案号L2—36。

籍,非常珍贵。广州沦陷后,大部分图书被敌人劫走,其中包括著名的广雅典籍。^①

“文物收集员”是日军师团一级专配的文化掠夺人员。这些人受过专门训练,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当日军占领一地后,便由这些人组织力量对文化古籍进行重点掠夺或全面掠夺。此外,日本政府还组织专门的“考察团”,对那些散藏各处的或一时又不能确认其价值的书刊进行搜查、鉴定,确定为珍善本后即送回日本。

1938年3月,日本从国内派来一个庞大的“科学考察团”,到中国南方各省“考察”。这个团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其中包括图书馆学和版本目录学专家3人。仅在南京一地,他们就检查了文化单位72处,动用特工人员多达7000人,劳工800人,卡车810辆,“收缴”88万册书刊。在整个“考察”期间劫往日本的书刊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的藏书还多。^②

据统计,至1944年,仅沦陷区公共图书馆被日敌劫运出境的图书,“北平约20万册,上海约40万册,天津约20万册,杭州、广州等地各约15万册”;另有“私家藏书如海盐、南浔、苏州等地的藏书大家或被拦截而去,或散失无踪,概同罹劫难”^③,损失数目难以估计。

应该指出的是,日军的上述掠夺,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点可从他们对香港的掠夺中看出。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当时的日本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即发出指示:香港是个物资丰富的地方,但很多东西已经巧妙地掩藏起来了。因此,要彻底地搜查出来,立即运回日本。^④在香港的日本占领军劫掠盗运冯平山图书馆所存的110箱一级珍贵图书,即是在这一命令之下进行的。香港日籍总督平野事后在日记中写道:日本

①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年15卷3—4合期,第16页。

②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第288页。

③ 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第56—57页。

④ [日]松本冈:《掠夺的文化》,《SEKAI》(世界)1992.10。

军队是怎样破坏中国文化呢?他们到冯平山图书馆去,不顾中国人的抗议,把只有香港才有的世界性文献盗走。^①

劫往日本的珍贵图书资料,主要入藏于日本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庆兴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比谷图书馆以及东洋文库、东洋文化学院、大格图书馆学系等。^②

五 关于中国图书馆损失情况的统计

据战后 1946 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统计,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 1000 万册以上。^③ 而韩启桐在《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 年)》一书中则认为:“中国各类图书损失在 1500 万册以上,内中含不少稀珍古籍。”^④ 事实上,在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图书馆馆藏损失当不在 1500 万册之下。战前中国图书馆的馆藏量估计在 2500 万册左右,经过了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劫夺、焚烧之后,损失六成。这对中华民族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再就图书馆的数目而言,自中国第一个近代图书馆——湖南省立图书馆在 1905 年创立之后,至 1930 年,全国 20 多个主要省市都设立了自己的图书馆并逐步向州县一级扩展。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统计,1936 年全国已有各类型图书馆 1576 所,其中包括县级社会教育所附设的小图书馆。^⑤ 但战争结束后(1946)已减少到 831 所。^⑥

① [日]松本冈:《掠夺的文化》,《SEKAI》(世界)1992. 10。

② 同上。

③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第 141 页。

④ 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第 57 页。

⑤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第 110 页。

⑥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第 184 页。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根据《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组织规程》和《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的规定,国民政府开始对日本包括掠夺图书文物在内的各项战争责任实行追究。调查委员会首先查清了中央图书馆存放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110箱甲等善本古籍案。先是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藏书发现了《永乐大典》抄本,上面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购书章,接着在这里的其它中国古籍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印章和中国私人藏书家南浔嘉业堂的藏书印章。这便证明了中央图书馆在沪购买的这批甲级珍善本古籍确实已被劫到东京,并已入藏日本帝国图书馆。在盟军的配合下,调查人员终于在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底层起获了2.5万册中国古籍。另外还在日本爱知县乡下一村长家的地窖内起出约1万册。原来,在日本宣布投降时,日本文化部门专门派出目录版本专家从这批劫夺来的图书中挑出最珍贵的送往乡下匿藏。^①查清了真相后,国民政府驻日机构便令日方编造劫书目录,将这批珍善本古籍共3286种34970册交还中国。据统计,日本投降后清退劫夺的中国书刊共158873册。^②关于日本侵华期间劫夺中国书刊的数目,有说60万册^③,有说100万册^④,还有说300万册的^⑤。虽然未能彻底查清,但可以肯定,战后日方清退的图书仅占被劫夺的很小一部分。

日本侵华期间给中国图书馆事业造成的这场灾难,其残酷程度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所罕见的。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仅就文化图书事业而言,欠下中国人民的债也是惊人的,无比巨大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苏精:《抗战时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台湾《传记文学》1979年第35卷5期,第112—113页。

② 同上注。

③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年14卷2期,20页。

④ 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第66页。

⑤ 徐家麟:《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回忆》(通信),1966年。